

（下转第一版）



#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

## 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

丁 学 雷

编者按：丁学雷同志这篇文章，揭发和批判了一株大毒草《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

这株大毒草的作者瞿白音，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文人、电影界黑帮的头目之一、反动影片《红日》的编剧者。他在这篇“独白”里，说什么“创新”，什么“去陈言”，什么“破三神”等等，统统是反革命的黑话。他的这篇所谓“独白”，实际上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白”，而是电影界一伙黑帮分子，串通一气合伙制造出来的一项“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是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的具体化，是电影界黑帮分子们的反革命纲领，是公开号召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夺取我们的文艺阵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他们的这个宣言书，说穿了，就是要让他们痛痛快快干一场，挥舞起他们反革命的笔杆子，进一步夺取他们梦寐以求的印把子，以便对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咬牙切齿，把锋芒对准无产阶级专政，对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读了丁学雷同志这篇文章所揭露出来的材料，使我们不能不触目惊心，义愤填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应该牢记毛主席的话，擦亮眼睛，提高警惕。那些曾经认为“秀才造不了反”的糊涂人，应该清醒过来，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行列里来！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战斗前进！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黑帮分子，统统揪出来。把所有的反革命黑帮，彻底打垮。一切牛鬼蛇神，都将被革命的雷霆打得粉碎！

十几年来，一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从上而下地统治着整个电影界。

在每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电影界总有一批反党的“英雄好汉”挺身而出，为一切反动势力打先锋。一九五六年，冒出了一个钟惦材，大献了一阵电影“锣鼓”，粉墨登场，揭开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序幕。一九六二年，电影界又跳出了一个瞿白音，张牙舞爪，念咒有词，刮起了一股“创新”的妖风，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发表于《电影艺术》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创新独白》），是一个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纲领，是一个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纲领。瞿白音不但是一个反动的修正主义文人，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野心家。他窃踞了上海市电影副局长的领导岗位，承接着电影界黑帮头目的旨意，竭力推行他们的反革命行动纲领。所谓《创新独白》，其根本不是什么“独白”，而是电影界一小撮黑帮的“合鸣”。他们在电影界实行反革命的专政，贯彻资产阶级的即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为“和平演变”的反动政策效劳。

彻底揭露并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彻底揭露并批判电影界修正主义黑帮，不仅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纲领

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电影界黑帮反革命阴谋的一次集中大暴露。

在《创新独白》中，瞿白音摆出一副“打手”的凶相，流露出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借“创新”为名，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疯狂攻击党的领导。

#### 以“去陈言”为名，疯狂攻击

##### 毛泽东思想

瞿白音和国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一样，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他诬蔑毛泽东思想是“陈言”，公开叫喊要“去陈言”。

瞿白音说：“电影是最年轻的艺术，但也已经有了陈言充斥的情况。”他捏造了“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的所谓“罪恶”，然后咬牙切齿地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撒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咒和咒语。在诸神合力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来降，抱头觅路。而陈言，是唯一通敌者。”所谓“陈言”，他在文章里说得十分明白，就是“经典著作中讲过千百次的话”，就是“文件指示”，就是“众所周知的思想”，一言以蔽之：瞿白音所攻击的“陈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瞿白音对毛泽东思想恨入骨髓，他以“破陈言”为名，恶毒地诬蔑毛泽东思想“缺乏新意”，“被历史的尘土淹没了”。这完全是即将“被历史的尘土淹没”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狂言乱语。他的阶级本能驱使他站出来泼口大骂，攻击毛泽东思想是“符咒”，是“咒语”，“有了神灵的呵护”，好熟悉的语言！胡风反革命分子辱骂毛泽东思想是“五把刀子”，瞿白音来一个“创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符咒”，“咒语”！胡风反革命分子诬蔑毛泽东思想是原始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瞿白音又来一个“创新”，辱骂毛泽东思想有什么“神灵的呵护”。你们是一个巢穴里的货色，你们的反革命语言如出一辙，你们都在恶毒的疯狂攻击毛也毫无二致。

瞿白音不但自己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并且煽动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一同来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创新独白》中，他号召电影界的资产阶级分子鼓起“勇气”，“坚持真理，冲锋陷阵”，和“陈言”作斗争，在一九六二年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台上，他更唾沫四溅，要人们“激发我们自己对于陈言的痛切之感。……痛感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决心，有雄心来去陈言。”他不但在理论上“破陈言”，即攻击毛泽东思想，而且在行动上以自己的“创新”之作《红日》来“破陈言”，他在编写电影剧本的时候，别人给他提了意见，

要他在作品里表现毛泽东思想，他破口大骂：“放屁！”并且声势汹汹地说：“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因为这样写不成戏。”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精神原子弹，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对于一切阶级敌人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确是锋利无比的刀子，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却是她不可少的心灵和方向盘。它永远不会“过时”，它是一轮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以其真理的万丈光芒永远照耀着世界！

一切阶级敌人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是十分自然的。然而，狂吠吠日，又何损于太阳的光辉！牛鬼蛇神纵然能嚣张一时，而在太阳的万丈光芒照射之下，必将“被历史的尘土淹没”。瞿白音之流岂能例外！

#### 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妄图实现资产阶级“一元化领导”

在《创新独白》中，瞿白音向读者提了一个煽动性的题目：“现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一个电影艺术创新的热潮，为什么我们就需要创新？不能创新？现在细细一想，似乎有点明白了。”瞿白音竟明白了什么？通观全篇，答案是不难找到的，这就是：“习惯势力是不能低估的。”他还假借怕人之心，愤愤地说：“什么‘创新’！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这是瞿白音的黑话。把它翻译出来，无非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习惯势力”之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太阳底下”，不可能有“新事物”，也谈不上什么“创新”。

在瞿白音的笔下，我们社会的政治气候被描绘成乍暖还寒，阴森逼人，“已经过了清明，还这么冷”。他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塑造了一个“穿着厚呢大衣”的“朋友”的形象。这位“朋友”，“对新事物特别谨慎小心”，在座谈会上“说话时不时眨眼睛、咽唾沫”，象个小姐妇似的，不敢畅所欲言，一副可怜相。

瞿白音把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如此“不自由”，把无产阶级专政形容得如此“阴森恐怖”，仍嫌不满足，他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还公然发出了反共的叫嚣：“近年来，真话是极可贵的。一位著名的演员，是党员，曾经在酒后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想见毛主席，请求发一块牌匾，上面写一个‘免’字，就是免掉‘斗’，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有许多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瞿白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瞿白音妄图假借什么“名演员”、“党员”之口，向党进攻，让“免斗”牌，这是在玩弄阴谋：只许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不许革命人民进行反击。我们要正告瞿白音：你别痴心妄想，革命人民发给了你“免斗”牌，就是放弃了自己专政的印把子，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有了你们的“自由”，就没有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和你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对于象你们这样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不能讲民主，只能用专政。我们和你们的矛盾，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对于革命的敌人，毛主席早就说过，就是要“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论人民民主专政》）

瞿白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党的领导，是要夺权，是要反对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我们的政。在《创新独白》中，他肆意丑化我们党的领导：“领导者们对人也都并非都笑拍胸，阴阳阳反奉。”在上海电影创作座谈会上，他又用最肮脏、最卑鄙的语言来咒骂党的领导，说：“从思想上的主观、片面到作风上的简单、粗暴；从个人好恶强加于人，到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不学无术而又善于手划脚。真是洋垃圾，一应俱全，花色繁多，不及备载。”这些都是对党的恶毒攻击。在瞿白音看来，党的领导“罪恶”简直太多了，他捏造了许多“罪状”之后，终于露出了他的狼子野心。他声势汹汹地宣称“要改进领导”，他威胁我们党，不这样，就会“受到惩罚”。如何“改进领导”呢？他在《创新独白》里指骂恣恣地攻击党的领导：“干不需要想象的工作是否会适合些呢？”这是明目张胆地要党上台！党下台了，谁上台呢？瞿白音又发布命令：“赋予导演以应有的权力”，实现“导演在摄制组的一元化领导”。在这里，瞿白音讲的什么导演来“领导”，实际上

就是让资产阶级分子掌握电影事业的大权！至于党上台以后又干些什么呢？他在电影创作座谈会上公然提出：党的领导可以做一个“园丁”，和“炊事员”一起，“伺候”好“放花人”——也就是他们那一帮资产阶级的即修正主义的文艺家，去大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请看，这就是瞿白音的“变天”计划！他的“变天”计划，比之一切右派分子的“轮流做庄”的反革命主张还要彻底。他们想要永远坐在“领导”岗位上，要共产党听从他们的指挥，永远做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奴才。这是他们的反革命的如意算盘。

瞿白音的胃口也未免太大了！他如同一切敌对阶级分子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瞿白音们听着：撼山易，撼毛泽东思想、撼无产阶级专政、撼共产党的领导难！你们这几只“蚂蚁”，几头“跛驴”，不自量力，妄想改变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江山，结果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 一个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光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和最高峰，也是资产阶级文艺和修正主义文艺最害怕最仇恨的东西。因此，文艺界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总是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毛泽东文艺思想。瞿白音在《创新独白》中提出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文艺纲领，其目的就在于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工农兵道路：他以破“三神”为名，妄图把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电影事业；他以树立“新的形象”为名，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蓄意为牛鬼蛇神立传树碑；他以提倡艺术家的“博观”、“基本功”、“风格”、“想象”为由，妄图诱使文艺工作者拒绝自我改造、脱离工农兵，走上资产阶级的即修正主义的道路。

#### 以“破三神”为名，反对

#####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

瞿白音在《创新独白》中，把革命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反映重大的矛盾冲突，咒骂为“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攻击它们是束缚艺术家手脚的“框框条条”，给它们加上一个妨害创作“一代之新”的罪名。

瞿白音首先叫嚷要破“主题之神”。他攻击我们要求作品“主题突出”，就会“把形象削得精光”；攻击我们要求主题鲜明、明确，就会“排斥一切寓意深远的作品”。真是奇怪的逻辑！难道主题不突出，形象就能够丰满吗？主题不清楚、不明确，作品就能“寓意深远”吗？不醉翁之意不在酒。瞿白音自己也说：“不表达任何思想的艺术作品是没有的”，可见，他深恶痛绝的不是所有的主题思想，他反对的只是所谓“陈言”，也就是反对文艺作品表现革命斗争的主题，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瞿白音要求作品表现另一种所谓“新的思想”，那就是“去除思想上的陈言，对生活表示独特的见解”的思想，是“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的思想。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独特的见解”，这种革命人民“所未见”、“所未言”的“新的思想”，除了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那一套破烂之外，还能够是些什么货色呢？

瞿白音继续叫嚷要破“结构之神”。他反对社会主义的电影“故事必须有头有尾交代清楚”，反对作品“交代时代”，说明形势”，他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说：“结构之神的这种法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盲者可以听懂，聋者可以看懂，但不盲不聋者却对之兴趣索然。”瞿白音在这里不仅竭力丑化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辱骂工农群众为“盲者”，“聋者”，并且直接攻击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大众化和创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的指示。瞿白音难道不需要任何艺术“结构”了吗？不，他不大力鼓吹的是另外一种“新的艺术构思”，他宣扬什么作家要运用“想象”、“对生活作艺术加工”，创造“引人入胜的情境”。这又是一种什么“艺术构思”呢？新呀！说，就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让一切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大肆泛滥，对工农兵群众

进行“挖心战”，这便是瞿白音大破“结构之神”的谜底。

瞿白音还有一个法宝就是所谓破“冲突之神”，反对作品“反映主要矛盾”。在我们看来，文艺首先应该反映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艺的兴无灭资的战斗作用。其实，瞿白音攻击“冲突之神”，只不过是反对文艺反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冲突。他要反映的是另一种冲突，那就是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阴影”即“阴暗面”，描写身边琐事所引起的烦恼，刻画英雄人物的所谓“内心矛盾”，表现风花雪月、情场风波等等……，从而使文艺沦为宣传资本主义思想的工具。

瞿白音的所谓“破三神”，是射向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三支毒箭，也是电影界黑帮“离经叛道”的修正主义文艺主张的具体化。剥去画皮，他的“司马昭之心”就大白于天下了。

#### 为牛鬼蛇神立传，反对塑造

#####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说：“歌颂那一个阶级，塑造那一个阶级的英雄人物，那个阶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区分不同阶级文艺的界线。”在这个问题上，瞿白音又和我们大唱对台戏。

瞿白音在《创新独白》中提出了他自己的塑造人物的原则：“英雄人物并非都随时随地挺胸凸肚、怒目圆睁；奸恶之徒也并非都鼠目獠牙、呲牙咧嘴”。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他又进一步攻击革命文艺作品的所谓“条条框框”：“定出人，正面人物”要加以丑化；“奸恶之徒”要加以美化。正面人物不要都是拥护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或贫农；反面人物也不要都是破坏公社的富农、富裕中农。这是什么话？这说明要我们在文艺作品中颠倒敌我，混淆正反面人物，丑化工农兵，美化牛鬼蛇神！在大会上，他还为影片《不夜城》“鸣不平”，叫嚷要让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正面形象登上社会主义银幕，为剥削阶级争地位，续家谱。

瞿白音的这种反动理论已经由他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了。影片《红日》中，人民解放军的连长石东根被写成跟土匪一样，“鼠目獠牙，呲牙咧嘴”；而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李张灵甫，却被刻划得凶恶大度、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如瞿白音所刻划的是“真正的军人”的风度。瞿白音不是一味鼓吹要塑造所谓“新的形象”吗？原来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新的形象”！

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瞿白音醉心于为资产阶级反动人物、牛鬼蛇神、地富反坏歌功颂德，立传树碑，彻底暴露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家。

#### 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

##### 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艺道路

瞿白音的《创新独白》企图进一步诱使文艺工作者沦为修正主义的工具，脱离工农兵，抗拒思想改造，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唯一最广泛、最正确的道路。

在《创新独白》中，瞿白音提出了和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针锋相对的一整套反动主张，他为文艺工作者开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药方：什么“博观”，“开阔文艺眼界”，练“基本功”呀，买“技巧”呀，树立自己“独创”的风格呀，……等等。据说，只要照此办理，就能创作出什么“一代之新”的“杰作”来。

瞿白音根本反对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根本反对作家、艺术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在《创新独白》里劝诱文艺工作者要“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闭门苦思，有时候连报纸都懒得看”，“一定要搞一个新东西出来”。怎么搞呢？他的主张是要作家、艺术家在作品里“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一九六二年八月他化名“顾可风”写了一篇文章，竟鼓动剧作家们在创作时要“无中生有”！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道路。什么“闭门苦思”，什么“无中生有”，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发现自己”，“呈现自己”，这和反革命分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自我扩张”有什么两样！瞿白音就是要文艺工作者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顽强地表现自己，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下转第四版）



# 我们维吾尔人民永远跟着毛主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劳动模范 库尔班吐鲁甫



上图：一九五八年六月，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库尔班吐鲁甫。

在这幸福的时刻，库尔班吐鲁甫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心中有千言万语

要向毛主席说。

新华社记者 侯 波摄

右图：库尔班吐鲁甫给孩子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

新华社稿

## 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

(上接第三版)

他还恶毒地挑唆文艺工作者和党的关系，他说：“艺术的成就，是很难由别人的安排来获得的。”这不是冒险的煽动！他要文艺工作者对抗党的指示，听从从党的“安排”，不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要与工农兵结合，不要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一心“闭门苦思”，走自己的道路。他提倡的这条道路，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反党的道路，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道路。而瞿白音自己，就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领头羊”！

### 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吹鼓手

瞿白音大肆叫嚷“破陈言”、“破三神”之后，又大肆鼓吹“立三新”——“新的思想”、“新的形象”、“新的艺术构思”；其实，他的所谓“三新”，一点也不是什么“创新”的货色，全是反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和三十年代文艺的垃圾堆里拣出来的破烂。瞿白音是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吹鼓手！

瞿白音拜倒在资产阶级文艺的脚下。他说什么“现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一个电影艺术创新的热潮”，责问我们为什么“裹足不前”，“为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创新”？瞿白音所谓“世界范围内的‘创新热潮’”是些什么玩意儿呢？无非就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英国的“愤怒的青年”、法国的“新浪潮”等等，瞿白音要我们社会主义的电影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电影作为学习的榜样，追求的目标。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抹杀阶级斗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小人物的卑微感情的影片，崇拜得五体投地，到处推荐，做义务宣传员。他把这些反映了资产阶级颓废、没落、腐朽的思想的影片，吹捧为“发射新的光芒”，“赢得世界人民的”作品。他甚至公开吹捧美国影片，称之为“创一代之新”的。他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当着上千个听众的面，公然宣称社会主义影片的“题材和主题正是我们影片所缺乏的”，这些主题“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仍然迫切需要”。这充分证实了瞿白音是一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忠实奴才。

瞿白音拜倒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脚下。他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电影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知道，苏联修正主义电影是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政治服务，促使苏联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一个反革命工具。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新浪潮”，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教条主义”，“老一套”，要用所谓“新概念”进行“革新”，他们打起了“创新”的黑旗，拍出了大批的“《一个人的命运》、《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个》、《士兵的颂歌》、《晴朗的天空》、《雁南飞》”等影片，鼓吹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恶毒地攻击苏联人民，为反革命分子及叛徒张目，宣扬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影片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是革命人民的不拿枪的敌人。我们无产阶级电影与它是势不两立的。可是，瞿白音却以“电影是可比的艺术”为名，要我们和修正主义影片去“比”，要我们的电影积极加入修正主义的“创新热潮”中去，和这样的反革命影片“竞赛”。瞿白音不仅在口头上吹捧修正主义影片，而且积极唆使别人大量“观摩”，他还鼓励一个导演把修正主义的“好”影片的镜头纪录下来，作为学习资料。这就证明，提倡所谓“创新”的瞿白音，和提倡所谓“革新”的苏联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完全是同一丘之貉！

瞿白音拜倒在三十年代文艺的脚下。他要社会主义的电影以三十年代电影作为学习的典范。在《创新独白》中，他不知羞耻地把三十年代吹嘘为电影“蓬勃创新的时代”，“具有新的思想、新的形象和新的艺术

构思的作品，象海啸春潮，涌到银幕上”。并且吓唬我们：如果不继承这个所谓“传统”，“一脚踢翻前人一切成就”，就会“事倍功半”。

大家知道，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包括电影运动）政治上是有主义的阶级斗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的思想。三十年代影片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所表现的是美化了的剥削阶级分子和丑化了的工农的形象，所描写的更是荒诞不经的恋爱加“革命”的离奇情节。这不正是资产阶级艺术家长早已写烂的老套吗？这算是什么“创一代之新”呢？瞿白音居然把这样的电影打扮成“新的思想”，“新的形象”和“新的艺术构思”的代表，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电影“创新”的典范，这不是要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电影走上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电影的老路上去吗？

由此可见，瞿白音吹捧资产阶级电影、现代修正主义电影和三十年代电影的目的，是要我们和他们“合二而一”。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他毫不掩饰地说：“黑猫花猫，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我对于电影创作也可以这样说，写什么，怎样写，都欢喜，只要能打动人，给人以有益的思想和影响，而不是教训人，就是好片子。”他所讲的“给人以有益的思想和影响”，说穿了，就是给人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为了散布这种影响，他就鼓吹“打动人”，从感情上俘虏观众；而反对“教训人”，反对以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

事实果然如此。在这个黑线吹鼓手的怂恿之下，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上海电影界出笼了：《北国江南》、《红日》、《舞台姐妹》、《阿诗玛》、《球迷》等等。这还不算，他们在电影的剧目规划里，还上了《扬州八怪》、《戏剧春秋》……；从什么唐明皇、李秀成，直到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三十年代电影演员阮玲玉，等等，他们统统准备搬上银幕。洋人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让这些帝王将相、反动鹰犬、洋人死人如此大量占领我们的电影阵地，每时每刻地散布资本主义思想毒草的话，我们的青年不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我们的国家不就要改变颜色了吗？

瞿白音对这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感到不满足，他又精心策划，使他们的反革命纲领具有法律的效力。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他在上海市电影局主持制订了《关于艺术片审查工作的意见和剧本片审查试行条例》。为了调动资产阶级在创作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积极性”，他在条例中规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作精神”；为了取消阶级斗争，任凭牛鬼蛇神放毒，从政治上解除我们的武装，他在条例中规定：“难于区别其政治的还是思想的、艺术的问题时，一律暂作艺术问题处理”；为了取消阶级斗争，把把创作上交给资产阶级“专家”，他在条例中规定：“请外请人审查”，“排演不作审查”，“阶段片片：‘不请外请人审查’，局领导‘看样片时，应通知导演’。

这和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文艺路线相配合，瞿白音进一步制订他们的组织路线。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擅自实行“导演分档”，把很多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身份的导演，都列入“五年内完成独立拍片两部”的高档。这样，他就把这些坏人罗到自己的麾下，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倒退的爪牙。瞿白音懂得，光是一批“忠心”的艺术创作人员还不能完成其反革命的大业，还必须掌握一批“忠心”的管理人员，改变经营管理制。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瞿白音在上海电影系统连续召开了四次所谓“老艺人座谈会”。这是一系列地地道道的黑会，参加会议的所谓“老艺人”，有过去的资本家、银行经理、戏院老板、包工头，以及解放前一贯拍黄色影片的导演等等，真是

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所谓“老艺人”，在瞿白音的一再鼓励下，果然“解除顾虑，畅所欲言”，发出一片“今不如昔”的叫器。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阻碍了电影事业的发展，攻击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人身攻击。他们妄想把“人权”、“财权”夺到手，根据“黑房制度”和“物质刺激”的原则办事，恢复一整套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瞿白音等人一边紧锣密鼓地大开黑会，一边凶高采烈地把座谈会记录印为当时当地的文化部、文化部复份、陈荒煤等人誉为赏识，备加赞扬，认为“这件工作做得很有意义”，并且立即以文化部的名义，将会议记录批转通报全国各电影厂，以资推广。

瞿白音在这些牛鬼蛇神的策划下，在“祖师爷”的赞扬下，得意忘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抛出了成立“皮包公司”的主张。这个所谓“皮包公司”，实际上就是电影界黑帮日夜梦想的资本主义企业。瞿白音规定这个公司打着“公私合营”的招牌，拍摄影片“要另有一套办法，决不能象国内这样的工、农、青、妇、法、剧、编、导、演、演、会、全采取特约制”。这个恶毒的建议，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从根本上变质。瞿白音还提出“皮包公司”要为“海外或其他资本主义地区”服务，也就是更直接地为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效劳。其实，这种黑帮公司，也不是瞿白音的“创新”之作，不过是不过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电影企业的复活，现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电影大师”在莫斯科已经创建了这样的“皮包公司”——“实验创作电影制片厂”，瞿白音计划中的“皮包公司”，不过是莫斯科“实验创作电影制片厂”的翻版而已！

由此可见，瞿白音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三十年代的那一套反动货色，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他不仅有一整套的反革命纲领，而且已经行动起来！他完全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专了我们的政！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的人民行动起来，打倒这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 不是“独白”，而是“合唱”

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名为“独白”，实际上是一个“合唱”。这不是瞿白音一个人的“新顽固思想”，而是电影界一个黑帮的集体创作。他们集体讨论于前，又认真修改于后。当瞿白音遭到革命人民的反击时，不仅没有一整套的反革命纲领，而且已经行动起来！他完全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专了我们的政！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的人民行动起来，打倒这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革命人民遭到暂时困难之际，这个黑帮配合国际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反华反共高潮，配合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动的猖狂进攻，为一切牛鬼蛇神助威，为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开路。一九六一年十月间，夏衍写了一篇文章，鼓吹“作品一定要有新意，新意，就是别人不曾写过的东西，新的主题、新的性格、新的结构、新的造型，乃至新的意境等等。艺术作品叫做创作，创，就是创造、创新的意思。”“给人牙慧”，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讲别人讲过多少遍的陈言，是不能称为创作的。”夏衍的文章，为瞿白音的反共反华定基调。在“祖师爷”的启发下，瞿白音大肆活跃，开始抛出他那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文艺主张。

瞿白音的政治才干，获得了夏衍等人的赏识。一九六二年初，他们把瞿白音召到北京，打着所谓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幌子，密议炮制反共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创新独白》。为了这篇文章，他们一群人真是“呕心沥血”，动足脑筋。在陈荒煤、袁文殊的支持下，接连开了好几次会议，进行反复讨论，参加会的还有《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主编程季华以及《电影艺术》杂志的总编等若干人。这是一场十分卖力的合唱，每个人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陈荒煤唱得最起劲，他说：现在“陈

翻了身，我就决心步步跟着毛主席走到底。一九五九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年我又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还给工作队文化室和生产队买了一百多本毛主席的书，让大伙也一步步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邓拓黑帮却要求共产党上台“休息”，要我们步步远离毛主席，好让巴依们重新骑到我们穷人的脖子上来，这真是白天做梦。告诉你们，刀把子在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我们一定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打倒。你们写的黑书，讲的黑话，丝毫遮盖不了太阳的光芒，你们越骂得凶，我们离毛主席越近，我们离巴依们越远。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我们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跟着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天我听到邓拓黑帮攻击党的罪行，一口气奔进屋里对毛主席说的就是这些话。毛主席，我库尔班吐鲁甫今后还要一千遍一万遍地对你说：亲爱的毛主席，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永远热爱你，永远步跟着你！

(新华社乌鲁木齐十八日电)



言太多”，因此我们“要创新，要敢于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还推荐了许多腐朽的资产阶级电影和修正主义电影作为“创新”的“样板”。

这帮人的“新顽固而独特”的见解，经过瞿白音的集中概括，终于形成了一篇《创新独白》。文章写好后，夏衍又亲笔加以修改，磨去了一些他认为过于“直露”的棱角，加上了一些革命词句的外衣。文章改好后，夏衍写信给瞿白音，说：“文章很好，颇有新意。”不久，就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了。

文章一发表，瞿白音就兴致勃勃地向中国影协上海分会的会议，连续召开了三次“创新”座谈会，扩大其反动影响。会上，瞿白音自我宣扬地说：“这篇文章不能算我个人写的，我们在北京已开了好几个座谈会。……我觉得自己已经过去，眼光实在太窄了。”当时，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在经过了得意忘形的地步！

文章发表不久，上海的有关领导同志就向瞿白音指出这篇文章的反动实质，可是，反共反性的瞿白音哪里肯听！特别还要有一帮“后台老板”为他撑腰，叫他稳住阵脚。陈荒煤据理向他劝说：“不能一反修正主义，创新就不要了。”他还当面到瞿白音背后拍胸脯，替他壮胆，说：“创新还要创，我自己要写文章。”

袁文殊呢？态度也非常鲜明。他两次写信给瞿白音，打气鼓劲：《创新独白》“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只是“说得不够充分”，“因此也就有给人纠正或误解的机会。”名为共产党员的袁文殊，在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面前，把批评瞿白音的上海党组织称为“钻空子”的“人”。人们不禁要问：你们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

电影界的另一个“老头子”阳翰笙，也“一直很关心这件事情”。那时，他觉得非出来说话不可了，他责问上海的同志：“上海是否准备发表批判阳翰笙的文章？”还威吓说：“上海方面是不是慎重些！”气焰十分嚣张。

还有一个中国影协的机关刊物《电影艺术》杂志，不仅发表了《创新独白》，而且一再为这一反革命的政纲纲领和文艺纲领辩护开腔，向党斗争到底，甚至为了专门的“编后记”，肯定瞿白音等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电影艺术》这些“功德”，人们是忘记了它的。最近它忽然在假象“剖析”夏衍《电影论文集》的同时，进行起“自我批评”来，说是“本刊编者本身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认识不到复辟同志的错误，因此也跟在后面鼓吹了这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不，你们太‘谦虚’了，你们向党向社会主义放了那么多毒箭，欠了革命人民那么一大笔债，轻描淡写谈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能够解决问题吗？欠债是要还的，革命人民是不会让你们蒙混过关的！”

以上揭露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瞿白音的《创新独白》，不是一两个偶然的、孤立的、东西，它是文艺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产物，它是电影界以夏衍、阳翰笙、陈荒煤、袁文殊为首的修正主义黑帮的“集体创作”。

这个黑帮，曾经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躲过去，滑过去，他们想用假检讨的办法欺蒙革命的人民。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在这场革命的风暴暴雨中，一个也逃不脱。瞿白音被揪出来了，电影界的黑帮也被揪出来了，文艺界的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根子也被揪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革命的人民，一定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带上这条黑线，把这批黑帮，从他们的“地方”，一直到他们的“中央”，统统都挖出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给予彻底的摧毁，使他们不遗余力地实行专政，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只有这样，只有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创新”即复辟活动，无产阶级才能能够标新立异，即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

放眼世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原载六月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

巴基斯坦人民赞扬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 毛泽东是列宁以后最伟大的革命领袖

诗人贾西穆丁说毛主席使中国出现了亚非人民引以自豪的奇迹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十六日电 巴基斯坦各界人士热爱毛主席的著作，他们赞扬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亚非人民的伟大领袖。

拉合尔伊斯兰学院的一位教师谈到他读毛主席著作的感想说，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的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一个典范。毛主席著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透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复杂和深刻的各项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

拉瓦尔品第农民协会的一位领导人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亚非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著作是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写的，也是为亚非其他被压迫国家而写的。

一位巴基斯坦军官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说，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杰作。特别是他关于游击战的论述，直到现在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主席在巴基斯坦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听到乘坐他的汽车的“中国德代表团说他们是从中国来访问的时候说：“不

要谈中国，要谈伟大的中国，毛泽东的中国。”

巴基斯坦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强烈愿望，在今年三、四月间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举行的中国经济和贸易展览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毛主席著作在展览会上是观众最喜欢的。许多人为了买毛主席著作，在展览会的拥挤的售票部前等了好几个钟头。《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选》在展览会的头三天就全部售光。买不到的人一直等在展览会橱窗旁，舍不得离开。他们要求展览会的作人员在展览会结束后把这些展出的毛主席著作卖给他们。

拉合尔一家出售中国文献的书店店员说，每次新到一批毛主席著作，很快就卖完了。

新华社达卡十六日电 巴基斯坦著名的孟加拉语诗人贾西穆丁十六日在这里对本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当代举世无双的创举。“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正是他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贾西穆丁最近曾以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团员的身份访问过中国。他说：“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大约十六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

二。”

他说：“在中国出现的事情是一个光辉的奇迹。这是亚非人民引以自豪的一个奇迹。”他指出，新中国的兴起，为正在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亚非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新华社达卡十七日电 巴基斯坦著名歌唱家菲尔多西夫十七日在这里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益强大的新中国以及它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坚决支持，将摧毁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一切恶毒的阴谋诡计。

菲尔多西夫曾在今年三月随同巴基斯坦工团访问过中国。她说，中国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展，鼓舞了正在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

她说，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很高。几乎每个人都懂得，他是在为人民和国家而工作，不是为钱而工作。她说：“我认为，这就是使中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巨大成就的秘密。”

菲尔多西夫说，男女享有平等权利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她说：“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看到妇女就像男人一样地在工作。这表明，在中国社会里，男女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老挝人民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赞扬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导师。图为老挝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认真阅读毛主席著作。

新华社记者 薛铁军摄

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候选人提名工作胜利结束

## 霍查谢胡等同志被提名为候选人

新华社地拉那十七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下一届议会代表候选人提名工作已经胜利结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霍查、谢胡等都被提名为下届人民议会代表的候选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还有劳动模范和各个战线上的优秀代表。在这次候选人名单中，工人、农民的名额显著增多。

这次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为二百四十名，比上届候选人名额多百分之二十七。按照阿尔巴尼亚选举法规定，每八千名选民产生一名候选人。

我大寨图片展览会在地拉那开幕

## 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大寨革命精神受到赞扬

新华社地拉那电 中国大寨大队图片展览会十三日在地拉那开幕。展览会是由阿尔巴尼亚农业部和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联合举办的。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查尔查尼、农业部长多·多比巴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斯·斯帕塞等出席了展览会开幕式。

阿尔巴尼亚农业部部长

门·佩尔梅蒂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高度评价大寨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突出政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在生产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作出的光辉榜样。他说，大寨今天不仅是中国的榜样，也是大寨的旗帜也飘扬在亚得里亚海岸边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合作社的上空。

他说，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经验是给我们的巨大帮助。大寨人民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树立的榜样，鼓舞着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去开垦、高山变为出粮的金山。他们将学习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以大寨人为榜样，奋勇向前进，完成他们光荣的革命任务。

阿尔及利亚人民热爱毛主席，欢呼“毛泽东万岁！”

## 毛主席身体健康是世界进步人民的幸福

坦桑官员赞扬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支持亚非拉人民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电 中国大寨大队图片展览会最近由阿尔及利亚东部和首都阿尔及尔多次演出时，观众们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崇敬。

在东部城市苏卡赫拉斯，当中国大寨大队演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观众们高呼“毛泽东万岁！”在另一东部城市杰比利，一位工人观看演出后说：“毛泽东了不起。我们了解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派来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代表团。”

“君士坦丁的一个记者赞扬说，中国代表团演出的演出，充分显示了毛主席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有些观众对毛主席的健康很关心。当一位前战士（复员军人）知道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时，他高兴地说：“这不但使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是全世界所有进步人民的幸福。”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坦桑尼亚乡村教师和国家文化部部长穆贾希德最近在这里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支持我们在遭受苦难的亚非拉被压迫人民。

姆贾希德最近访问中国的

的发展而工作。”

他高度评价中国文化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说：“我对文化工作怀着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入农村为农民服务。”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十六日电 坦桑尼亚经济事务和发展计划部长博马尼十六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坦桑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两国经济合作协定，“具体表明了两国政府要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的愿望”。

博马尼赞扬坦桑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后最近回到这里。

他说，中国根据这个协定给予坦桑尼亚的贷款和赠款，不附有任何条件。他还说，中国提供的无息贷款，将帮助坦桑尼亚立即实施和完成某些发展计划，其中大部分计划原来包括在英国政府答应提供的

一笔贷款内，但是由于英国后来拒绝把这笔贷款交给坦桑尼亚，所以坦桑尼亚政府无法实施这些计划。

他说，坦桑尼亚代表团“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情地了解坦桑尼亚的发展愿望和问题，极为感动。讨论是在极其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他谈到访华的观感时说，中国人民自觉地以巨大的决心进行劳动，以建设国家。

他说，坦桑尼亚代表团参观了中国的工业企业和其它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有深刻印象。”

他指出：“中国的工业组织得很好，管理得很有效。”他说，“代表团不论到什么地方，发现中国人民的目标一致，有责任感。”

柬埔寨法庭称赞我国人民热爱毛主席指示建设国家

## 毛主席的话正确英明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锡兰举重队队长赞扬中国人民热爱和尊敬毛泽东主席

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毛泽东主席的话都是正确的英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全中国人民都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办事。

科春热情激动地谈到柬埔寨代表团访问上郊地区作客的情况。他说，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非常好，几乎所有家庭都有存款。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他感动地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和亲自了解的。他说，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民生活贫困，没有吃，没有穿，甚至连汤粥都喝不上，很明显，这是敌人的恶毒造谣。

科春还赞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情况。他说，人民公社进行了深耕细作，田间管理很完善，水利工作也搞得好，并且注意消灭疾病和病虫害。他说他对社员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印象极为深刻。

科春还谈到代表团访问山区和长春的情况，并且赞扬中国工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说，现在，中国不进口石油、汽油、内燃机燃料而能自给自足。他说，这次参观访问了十个省、市，使我衷心钦佩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一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据新华社哥伦比亚电 锡兰

举重协会名誉秘书、不久前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九六六年新加坡邀请赛的锡兰举重队队长李恩思、毛泽东主席，按照他的教导办事。

拉纳辛格十四日在中国大使馆为举重队举行的茶会上谈到他最近访问中国的观感。他说，中国运动员在过去十六年中在各种体育运动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锡兰队的裁判员埃博尔在茶会上说，在中国见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很好，中国人民都非常勤劳。

锡兰队队长李恩思在茶会上说，中国运动员在过去十六年中在各种体育运动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学生会主席说

## 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和道路

新华社加德满都十六日电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十三日举行招待会，招待中国青年代表团。特里布文大学学生会主席尼马尔·库马尔·阿里亚尔在招待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和道路。”他表示要学习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杨公素和夫人十五日下午为中国青年代表团举行招待会。

巴森达拉姆下，尼泊尔王室其他成员和高級军官出席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各界人士和外交官员等约二百人。招待会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蜿蜒的多瑙河经过罗马尼亚南部的小城市图尔努塞维林以后，就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向着低洼地冲去。汹涌的河水，淹没了河北岸二、三公里到十公里宽的土地，在泊河造成了一条长达六百公里的淹地带。

解放后，罗马尼亚党和政府制订和执行了整治多瑙河水淹地的宏伟计划，使当地人民世代代理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按照计划，水淹地带得到整治后，国家将增加四十三万公顷耕地（多瑙河三角洲不计在内），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二十二分之一。到一九六五年



图为杨纳姆—斯库拉尼工地一角

新华社记者 于明摄

底为止，已有总数达二十三万公顷的淹地变成了良田。现在，这场与洪水斗争的艰难复杂的斗争正在紧张进行中。

不久以前，我们访问了布加勒斯特南一百多公里的杨纳姆—斯库拉尼工地。滔滔的多瑙河水到这个地区时，突然分出一股支流，向北奔流而去。工地就在这里。现在，每年出现春、夏、秋三次汛期。汛期时，洪水从上游冲下而下的冰块常常将河道堵塞，使杨纳姆—斯库拉尼地区变成一片茫茫的湖泊，当地的人民传统地把这个地区叫做“冰山”。

一九六三年三月，当“冰山”开始融化时，整治水淹地的工程开始了。一队队工人开进了工地，先给“冰山”打腰斩了一剑——沿着多瑙河修筑了一条拦河坝。当时，多瑙河的水位虽然比往年低，但是淹地面积水仍然很多，道路泥泞，在工地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可

## 与洪水争地

是，工人们不怕困难，英勇地投入了战斗。下雨了，他们用芦草遮盖在简陋的工棚上；严寒到了，他们烧暖炉取暖。老工人瓦西里向我们介绍当时工人们战胜困难坚持施工的情形后说：“我们工人了解这个工程的重要意义，再大的困难也不怕。”终于，这条三十二公里长的拦河坝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

在筑坝的同时，还要修建排灌设施和平整土地。其中最艰巨的是修建电力排水站打地基工程。沼泽地地下水多，先要在水下打地基，然后吸干泥浆，并把泥浆和土打子打到底部，以加固地基。在工人和技术工人的一致努力下，施工中的各种困难都被克服了，工地上传出一个又一个的捷报。

在工地上到处可以见到罗马尼亚工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方针的鼓舞下，刻苦努力，排除困难的精神。我们看到了许多浑身湿透的工人正在用巨大的机器在泥泞的土地上打地基。一位技术人员自豪地对我们说，排灌站的电动机以及其它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工地的许多施工机器也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工人们在这块过去被称为“灾难的土地”上完

成了巨大的工程，其中包括一条工程量为一百四十万土方米的拦河坝、一万九千公顷良田、一个面积为二百三十公顷的养鱼池、一个电力排灌站、四个排水站、二百零八处水利枢纽站、总长三百五十公里的水渠和十一座桥梁。目前，五个区中有四个区工程已基本完成。今年年底以前，工地的排水系统也将全部竣工。

从一九六三年工程开始以来，工程当局每年都把大量新开的土地交给国营农场使用。鼓励好客的工地主任和总工程师陪同我们参观了工地。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工地现在已变成了长满绿油油的庄稼的良田。这些从洪水中夺回来的土地每年获得了丰收。现在，每公顷玉米的产量为四、五千公斤，向日葵达二、三千公斤。工地的排灌建设，不但供工地上使用，而且给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现在，工地的排灌站已承担了给附近农村灌溉一千二百公顷耕地的任务。在杨纳姆—斯库拉尼工地上，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所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我们离开工地的時候，工人们热烈地向我们告别。他们热情地要我们向工人兄弟致意，并且说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和，祝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取得新的成就。

新华社记者

杨穆俊

罗马尼亚

通讯

## 日本朋友热爱毛主席

六月十二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东京—北京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国人民在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及日中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书画和照片。

在入口处，一些日本朋友围拢在《毛泽东选集》的展台前，他们怀着无限敬仰和崇敬的心情，一部一部地翻阅着这部不朽的著作。

在展览会上悬挂着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亲笔写给日本访华朋友的鲁迅的一首诗：“万水千山总是情，敢有歌吟动地悲。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首诗吸引着许多观众，他们久久不肯离去。

这首诗预示了被压迫人民将冲破黑暗势力，走向胜利。为这首诗所鼓励的日本朋友，在一面签名的红纸上激动地写道：“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少学校的教师把这个展览会看作是对学生进行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的课堂。

东京足立第一中学的学生会，还特意为了这次参观作了决议。一百八十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在这个展览会上，还临时设置了“中国电影放映室”，一部一部反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纪录影片吸引着观众，每次放映时，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不少站着观看。日本朋友们在参观了展览会以后，纷纷写下他们的观感。

一位工人在留言簿上写道，“从图片和照片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辉煌成就。我感到我们应当为了日本的革命和世界和平更多地学习新中国。”这位女士是一个通商学校的，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赶到这里来参观。

有一位女士这样写道：“我们在美国的压迫下，处境艰难。我们深深感到必须同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的受压迫的人民共同携手为争取独立、和平和民主而进行斗争。”

另一位观众写道：“看到中国的跃进，使我们增添了新的力量。”

还有一位观众写道：“日本不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邻国是荒唐的。通过展览会，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发展过程，深为感动。”

另外，在几面签名用的红纸上，人们写道：“打倒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国帝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的留言簿上的千言万语，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十二日，是“东京—北京展览会”的最后一天。这个展览会是日本东京和平委员会举办的。为时三天的展览会共接待了二千多名日本观众。

展览会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参观的人们喜气洋洋地来到这里，恋恋不舍地离开。

（新华社东京电）

东京

通讯

